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七十三回 書院課文不成師弟 家庭變起難為祖孫

當下我走到山東會館裡，向長班問訊。長班道：「王伯述王老爺，前幾天才來過。他不住在這裡。他賣書，外頭街上貼的萃文齋招紙，便是他的。好像也住在一家甚麼會館裡，你佇到街上一瞧就知道了。」我聽說便走了出來，找萃文齋的招貼，偏偏一時找不著。倒是沿路看見不少的「包打私胎」的招紙，還有許多不倫不類賣房藥的招紙，到處亂貼，在這輩輩之下，真可謂目無法紀了。走了大半條衢，總看不見萃文齋三個字。直走出衢口，看見了一張，寫的是「萃文齋洋版書籍」，旁邊「寓某處」的字，卻是被爛泥塗蓋了的。再走了幾步，又看見一張同前云云；旁邊卻多了一行小字，寫著「等米下鍋，賠本賣書」八個字。我暗想，這位先生未免太兒戲了。及至看那「寓某處」的地方，仍舊是用泥塗了的，我實在不解。在地下拾了一片木片，把那泥刮了下來，仔細去看，誰知裡面的字，已經挖去的了。只得又走，在路旁又看見一張，這是完全的了，寫著「寓半截衢山會邑館」。我便一路問信要到半截衢，誰知走來走去，早已走回廣升棧門口了，我便先回棧裡。又誰知松竹齋、老二西的伙計，把東西都送了來，等了半天了。客棧中飯早開過了。我掏出表來一看，原來已經一點半鐘了。我便拿銀子到櫃上換了票子，開發了兩傢伙計去了。然後叫茶房補開飯來，胡亂吃了兩口。又到櫃上去問半截衢，誰知這半截衢就在廣升棧的大斜對過，近得很的。我便走到了山會邑館，一直進去，果然看見一個房門首，貼了「萃文齋寓內」的條子。便走了進去，卻不見伯述，只有一個頹白老翁在內。我便向他叩問。老翁道：「伯述到琉璃廠去了，就回來的，請坐等一等罷。」我便請教姓名。那老翁姓應，號暢懷，是紹興人。我就坐下同他談天，順便等伯述。等了一會，伯述來了，彼此相見，談了些別後的話。我說起街上招貼塗去了住址一節。伯述道：「這是他們書店的人幹的。我的書賣得便宜，他又奈何我不得，所以出了這個下策。」我道：「怪不得呢，我在老二西打聽姻伯的住處，他們只回說不知道。」伯述道：「這還好呢，有兩回有人到琉璃廠打聽我，他們簡直的回說我已經死了，無非是妒忌我的意思。老二西家，等一回就要來拿一百部《大題文府》，怎麼不知我住處呢。」我又說起在街上找萃文齋招貼，看見好些「包打私胎」招紙的話。伯述道：「你初次來京，見了這個，自以為奇，其實希奇古怪的多得很呢。這京城裡面，就靠了這個維持風化不少。」我不覺詫異道：「怎麼這個倒可以維持風化起來？」伯述道：「在外省各處，常有聽見生私孩子的事，惟有京城裡出了這一種寶貨，就永無此項新聞了，豈不是維持風化麼。你還沒有看見滿街上貼的招紙，還有出賣婦科絕孕丹的呢，那更是弭患於無形的善法了。」說罷，呵呵大笑。又談了些別話，即便辭了回棧。

連日料理各種正事，伯述有時也來談談。一連過了一個月，接到繼之的信，叫我設法自立門面。我也想到長住在棧裡，終非久計。但是我們所做的都是轉運買賣，用不著熱鬧所在，也用不著大房子。便到外面各處去尋找房屋。在南橫街找著了一家，裡面是兩個院子，東院那邊已有人住了，西院還空著，我便賃定了，置備了些動用傢伙，搬了進去，不免用起人來。又過了半個月，繼之打發他的一個堂房姪子吳亮臣進京來幫我，並代我帶了冬衣來。亮臣路過天津時，又把我寄存存農處的行李帶了來。此時又用了一個本京土人李在茲幫著料理各項，我倒覺得略為清閒點了。

且說東院裡住的那一家人姓符，門口榜著「吏部符宅」；與我們雖是各院，然而同在一個大門出入，總算同居的。我搬進來之後，便過去拜望，請教起臺甫，知道他號叫彌軒，是個兩榜出身，用了主事，簽分吏部。往來過兩遍，彼此便相熟了。我常常過去，彌軒也常常過來。這位彌軒先生，的真是一位道學先生，開口便講仁義道德，閉口便講孝弟忠信。他的一個兒子，名叫宣兒，只得五歲，彌軒便天天和他講《朱子小學》。常和我說：「仁義道德，是立身之基礎；倘不是從小熏陶他，等到年紀大了，就來不及了。」因此我甚是敬重他。有一天，我又到他那邊去坐。兩個談天正在入彀的時候，外面來了一個白鬚老頭子，穿了一件七破八補的棉袍，形狀十分瑟縮，走了進來。彌軒望了他一眼，他就瑟瑟縮縮的出去了。我談了一回天之後，便辭了回來，另辦正事。

過了三四天，我恰好在家沒事，忽然一個人闖了進來，向我深深一揖，我不覺愕然。定睛一看，原來正是前幾天在彌軒家裡看見的老頭子。我便起身還禮。那老頭子戰兢兢的說道：「忝在同居，恕我荒唐，有殘飯乞賜我一碗半碗充饑。」我更覺愕然道：「你住在那裡？我幾時和你同居過來？」那老頭子道：「彌軒是我小孫，彼此豈不是有個同居之誼。」我不覺吃了一驚道：「如此說是太老伯了！請坐，請坐。」老頭子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！我老朽走到這邊，也是無可奈何的事，只求有吃殘的飯，賜點充饑，就很感激了。」我聽說忙叫廚子炒了兩碗飯來給他吃。他忙忙的吃完了，連說幾聲「多謝」，便匆匆的去了。我要留他再坐坐談談。他道：「恐怕小孫要過來不便。」說著，便去了。我遇了這件事，一肚子狐疑，無處可問，便走出了大門，順著腳步兒走去，走到山會邑館，見了王伯述，隨意談天，慢慢的便談到今天那老頭子的事。伯述道：「彌軒那東西還是那樣嗎，真是豈有此理！這是認真要我們設法告他的了。」我道：「到底是甚麼樣一樁事呢？符彌軒雖未補缺，到底是個京官，何至於把乃祖弄到這個樣子，我倒一定要問個清楚。」

伯述道：「他是我們歷城（山東歷城縣也）同鄉。我本來住在歷城會館。就因為上半年，同鄉京官在會館議他的罪狀，起了底稿給他看過，要他當眾與祖父叩頭伏罪。又當眾寫下了孝養無虧的切結，說明倘使仍是不孝，同鄉官便要告他。當日議事時，我也在會館裡，同鄉中因為我從前當過幾天京官，便要我也署上一個名。我因為從前雖做過官，此刻已是經商多年了，官不官，商不商，便不願放個名字上去。好得暢懷先生和我同在一起，他是紹興人，我就跟他搬到此地來避了。論起他的家世，我是知的最詳。那老頭子本來是個火居道士，除了代別人啐經之外，還鬼鬼祟祟的會代人畫符治病，偶然也有治好的時候，因此人家上他一個外號，叫做『符最靈』。這個名氣傳了開去，求他治病的人更多了，居然被他積下了幾百弔錢。生下一個兒子，卻是很沒出息的，長大了，游手好閒，終日不務正業。老頭兒代他娶了一房媳婦，要想仗媳婦來管束兒子。誰知非但管束不來，小夫妻兩個反時時向老頭兒吵鬧，說老人家是個守財虜，守著了幾百弔錢，不知道拿出來給兒子做買賣，好歹也多掙幾文，反要怪做兒子的不務正業，你叫我從那個上頭做起！吵得老頭兒沒了法了，便拿幾百弔錢出來，給兒子做小買賣，不多幾天，虧折個罄盡。他不怪自己不會打算，倒怪說本錢太少了，所以不能賺錢。老頭兒沒奈何，只得又拿些出來，不多幾天，也是沒了。如此一拿動了頭，以後便無了無休了，足足把他半輩子積攢下來的幾百弔錢，化了一個乾乾淨淨。真是俗語說的是個討債兒子，把他老子的錢弄乾淨了，便得了個病，那時候符最靈變了『符不靈』了，醫治無效，就此嗚呼了。且喜代他生下一個孫子，就是現在那個寶貨符彌軒了。他兒子死了不上一個月，他的媳婦就帶著小孩子去嫁了。這一嫁嫁了個江西客人，等老頭子知道了時，那江西客人已經帶著那婆娘回籍去了。老頭兒急得要死，到歷城縣衙門去告，上下打點，不知費了多少手腳，才得歷城縣向江西移提了回來，把這個寶貨孫子斷還了他。那時這寶貨只有三歲，虧他祖父符最靈百般撫養，方得長大，到了十二三歲時，實在家裡窮得不能過了，老頭子便把他送到一家鄉紳人家去做書僮。誰知他卻生就一副聰明，人家請了先生教子弟讀書，他在旁邊聽了，便都記得。到了背書時，那些子弟有背不下去的，他便在旁邊偷著提他。被那教讀先生知道了，誇獎他聰明，便和東家說了，不叫他做事，只叫他在書房伴讀。一連七八年，居然被他完了篇。」

「那一年跟隨他小主人入京鄉試，他小主人下了第，正沒好氣。他卻自以為本事大的了不得，便出言無狀起來。小主人罵了他，他又反唇相稽。他小主人怒極了，把他攆走了，從此他便流落在京。幸喜寫的一筆好字，並且善變字體，無論顏、柳、歐、蘇，都能略得神似。別人寫的字，被他看一遍，他摹仿起來，總有幾分意思。因此就在琉璃廠賣字。倒也虧他，混了三年，便掙了個監生下鄉場，誰知一出就中了。次年會試連捷，用了主事，簽分了吏部。那時還是住在歷城會館裡。可巧次年是個恩科，他的一個鄉試座主，又放了江南主考，愛他的才，把他帶了去幫閱卷。他便向部裡請了個假，跟著到了江南。從中不知怎樣鬼混，賣關節舞弊，弄了幾個錢。等主考回京復命時，他便逗留在上海，濫嫖了幾個月，娶了一個煙花中人，帶了回山東，騙人說是在蘇州娶來

的，便把他作了正室，在家鄉立起門戶。他那位令祖看見孫子成了名，自是歡喜。誰知他把一個祖父看得同贅瘤一般，只是礙著鄰里，不敢公然暴虐。在家鄉住了一年，包攬詞訟，出入衙門，無所不為。歷城縣請他做歷城書院的山長，他那舊日的小主人，偏是在書院肄業，他便擺出山長的面目來，那小主人也無可如何。「有一回，書院裡官課，歷城縣親自到院命題考試。內中有一個肄業生，是山東的富戶，向來與山長有點瓜葛的，私下的孝敬，只怕也不少。只苦於沒有本事，作出文字來，總不如人；屢次要取在前列，以驕同學，私下的和山長商量過好幾次。彌軒便和他商定，如取在第一，酬謝若干。取在五名前，酬謝若干；十名前又酬謝若干，商定之後，每月師課時，也勉強取了兩回在十名之內，得過些酬謝；要想再取高些，又怕諸生不服。恰好這回遇了官課，照例當堂繳卷之後，匯送到衙門裡，憑官評定甲乙的。那彌軒真是利令智昏，等官出了題目之後，他卻偷了個空，慘淡經營，作了一篇文字，暗暗使人傳遞與那肄業生。那肄業生卻也荒唐，得了這稿子，便照譽在卷上，謄好了，便把那稿子摔了。卻被別人拾得，看見字跡是山長寫的，便覺得奇怪，私下與兩個同學議論，彼此傳觀。及至出了案，特等第一名的文章，貼出堂來，是和拾來的稿子一字不易。於是合院肄業生、童大嘩起來，齊集了一眾同學，公議辦法。那彌軒自恃是個山長，眾人奈何他不得，並不理會，也並未知道自己筆跡落在他人手裡。那肄業生卻是向來『恃財傲物』的，任憑他人紛紛議論，他只給他一概不知。眾人議定了，聯合了合院肄業生、童，具稟到歷城縣去告。歷城縣受了山長及那富戶的關節，便捺住這件公事，並不批出來。眾人只得又催稟。他沒法，只得批了。那批的當中只說：『官課之日，本縣在場監考，當堂收卷，從何作弊？諸生、童等工夫不及他人，因羨生妒，屢次冒瀆多事，特飭不准』云云。批了出來，各生、童又大嘩，又聯名到學院裡去告；又把拾來的底稿，黏在稟帖上，附呈上去。學院見了大怒，便傳了歷城縣去，把那稟及底稿給他去看，叫他徹底根究。誰知歷城縣仍是含糊稟復上去。學院惱了，傳了彌軒去，當堂核對筆跡，對明白了，把他當面痛痛的申飭一番，下了個札給歷城縣，勒令即刻將彌軒驅逐出院，又把那肄業生衣頂革了。

「彌軒從此便無面目再住家鄉，便帶了那上海討來的婊子，撇下了祖父，一直來到京城，仍舊扯著他幾個座師的旗號，在那裡去賣風雲雷雨。有一回，博山（山東縣名，出玻璃料器甚佳）運了一單料貨到煙臺，要在煙臺出口裝到上海，不知是漏稅或是以多報少，被關上扣住要充公。那運貨的人與彌軒有點瓜葛，打了個電報給他，求他設法。他便出了他會試座主的銜名，打了一個電報給登萊青道，叫把這一單貨放行。登萊青道見是京師大老的電報，便把他放了。事後才想起這位大老是湖南人，何以干預到山東公事，並且自己與他向無往來，未免有點疑心。過了十多天，又不見另有墨信寄到，便寫了一封信，只說某日接到電報如何云云，已遵命放行了。他這座主接到這封信，十分詫異，連忙著人到電報局查問這個電報是那個發的，卻查不出來。把那電報底稿弔了去，核對筆跡，自己親信的幾個官親子姪，又都不是的。便打發幾個人出來，明查暗訪，那裡查得出來！

「卻得一個少爺，是個極精細的人，把門房裡的號簿弔了進來，逐個人名抄下，自己卻一個個的親自去拜訪，拜過了之後，便是求書求畫，居然叫他筆跡對了出來。他卻又並不聲張，拿了那張電底去訪彌軒，出其不意，突然拿出來給他看。他忽然看見了這東西，不覺變了顏色，左支右吾了一會。卻被那位少爺查出了，便回去告訴了老子，把他叫了來，痛乎其罵了一頓，然後攆走了，交代門房，以後永不准他進門。他壞過這一回事之後，便黑了一點下來。他那位令祖，因為他雖然衣錦還鄉，卻不曾置得絲毫產業，在家鄉如何過得活。便湊了盤川，尋到京裡來，誰知這位令孫卻是拒而不納。老人家便住到歷城會館裡去。那時候恰好我在會館裡，那位老人家差不多頓頓在我那裡吃飯，我倒代他養了幾個月的祖父。後來同鄉官知道這件事，便把彌軒叫到會館裡來，大眾責備了他一番，要他對祖父叩頭認罪，接回宅子去奉養，以為他總不敢放恣的了，卻不料他還是如此。」伯述正在汨汨而談，誰知那符最靈已經走了進來。

正是：暫停閒議論，且聽個中言。未知符最靈進來有何話說，且待下回再記。